[跳至内容](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2024/04/06/90-92/" \l "page)

[](https://shuukurafans.com/)

[**週クラFANS**](https://shuukurafans.com/)

[WEB](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category/web/) · 2024年4月6日[0](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2024/04/06/90-92/#respond)

我想了解关于宫城的事

第九十话

我拥抱了宫城。

那不过是发生在两周以前的事，称不上过去了很久。然而，本应鲜明的记忆却迅速模糊了起来，甚至无法回忆起那时被环抱在手臂之中的感触。

虽然那一天，宫城老老实实的待在了我的怀里，但应该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这么一想，也许我当时应该将宫城的感触更加深刻的烙在记忆里。

要是能将这份记忆存入放有她的针织衫和衬衫的柜子里，收起来就好了。

自己居然会去思考那种事情，看来是真病得不轻啊。

令人生厌。

还没到深夜，正在做习题集的我把笔扔到了桌子上。咕隆咕隆滚着的笔越过笔记，撞到了课本然后停了下来。

期中考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期末考试，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因此面对着书桌的时间也在不断延长。好像有种一直在学习的感觉，然而实际上也确实一直都在学习所以这并不是错觉。

还得在这期间把报考大学这个活动给加上去，很难不让人泄气。

倒不是因为讨厌学习，只是希望能早点结束报考。但是，报考结束之后，就会迎来和宫城约好的毕业典礼。现在的我，并不期望无法见到宫城的未来。

我抚摸着，宫城不怎么触碰了的挂坠。

宫城依旧会通过命令或者是自己动手解开我衬衫的第三颗纽扣，借此确认挂坠，只是触碰的次数减少了很多。然后作为代替，会让我去做饭。

倒不是希望她来触碰挂坠，但完全不触碰也让人有点静不下来。

挂坠像被诅咒了一般，戴上了就无法取下来，一直在束缚着我。都是因为这个挂坠，我脑子里才会净是那些无聊的事。

轻轻的拍了下双颊，使周围的空气流动起来。

然后站起身，稍微拉开了一点窗帘。

看了一眼窗外，只见巨大的雨粒正在拍打着窗户。

在开始学习前便淅淅沥沥的雨声现在已经变得相当大了，再加上风声。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甚至会有点害怕，要是天气能再冷点直接变成雪就好了。

我坐在椅子上，拿起手机。

这种时候，宫城会做些什么呢。

在被她叫过去的日子里，我从未在回家的时候见到那个家有除宫城以外的人存在。不知道她父母在做什么，为什么，一直不回家。并且，我也不知道胆小的宫城是否会在这种夜晚感到害怕。

我打开通讯录，在其中找到宫城。

在稍微犹豫了一会之后，打了电话。

默认铃声的回响次数不断增加着。

响了六次之后，在我正打算放弃并挂掉电话时，听见了宫城的声音。

「……仙台同学？」

「嗯，是我」

「在这种时间打过来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就算问我也答不上来。

毕竟说到底，我就是没事给宫城打了个电话。

然而，要是直说的话感觉宫城可能会生气。

「你看，今天天气不是很差嘛。我就在想，宫城你那么胆小会不会害怕到缩在墙角发抖」

将自己打电话的契机以尽可能轻松的语气说出来。

「还没胆小到那种地步。而且我讨厌的是妖……不对，只是不太喜欢恐怖电影之类的，下雨刮风都没关系」

「那打雷呢？」

「不太喜欢，但也不至于会害怕」

「这样啊」

虽说会害怕妖怪，但不怕恶劣天气似乎是真的，从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声音听不出像是在害怕。这倒是让我放心了，但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该和宫城说些什么了。

只是想听她的声音。

只是稍微有点担心她。

我不打算对她说那种话，也没想过。大概，肯定，没想过。但是，我还不想挂掉难得能打上一次的电话。

「你现在，一个人在家吗？」

在急性子的宫城开始嚷嚷着要挂掉电话之前，及时扼杀掉不断增长的沉默。然而，手机却没有传来任何声音。

找错话题了啊。

宫城她，几乎不会主动提起自己的事。而且，就算问她也会被岔开话题。

「……是啊怎么了」

正在后悔刚才不应该问那种事时，便听到了宫城小小的声音。

「在晚上也总是一个人吗？」

「父母都，几乎不会回来」

之前就猜想会不会是这样了，但还是第一次从本人口中听到关于她家人的事。

虽然不知道她愿意回答我的理由是什么，只觉得有点稀奇。

「都是因为工作吗？」

「仙台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刚才的提问似乎是属于不想回答那边的，宫城的声音变低了一点。空气中飘荡着她不想再继续回答的气氛，我只能老实告诉她。

「没什么事」

说完对话就像被扯断的线一般中止了，房间里只剩下窗外传来的风雨声。

虽然还有其他想知道的事，但要是问宫城关于大学的事她就会露骨的表现出不高兴。就比如说现在，要是说出大学这个词，她肯定会立马挂掉电话。

平衡性真差啊。

感觉尽是自己在向着宫城，一边倒。

然而，就算为那种事烦恼宫城也还是一样，不想说的事就一句都不会说，持续沉默。并且，一旦沉默持续下去，就算不提到大学宫城大概也会挂掉电话。

不管怎么说都不想被单方面的挂掉电话啊，我便说道。

「还是挂掉好了」

那么，晚安。

正打算加上这句话时，却被宫城盖了过去。

「仙台同学，再稍微陪我聊一下吧。不是因为害怕，只是外面太吵了」

宫城找借口一般说道，然后又加了句「还是算了」。我便立马反驳她。

「不能就这样算了。我再陪你聊一下」

「要聊什么？」

「你要不想回答也没关系，宫城你为什么不愿意被我用名字称呼呢？」

将自己有点在意的问题之一，以无关紧要的语气说了出来。

「只有朋友，才会叫我志绪理」

我曾想过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理由。

我和宫城不是朋友。

预料之中的回答，就算猜中了也没什么心情起伏。

「那要是成为朋友的话，就可以这么叫你了？」

对于不怎么有趣的回答我紧接着又扔过去一个提问，宫城却没有回复。而是以「叶月」呼唤了我的名字。

几乎没有被她以这个名字称呼过，噗通，心跳顿了一下。然而，那只是一个在奇怪地方断句了的问题，后续很快就追了上来。

「——谁会用这个叫你？只有朋友吗？」

「朋友吧。还有父母之类的。宫城你也可以这么叫哦」

「我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父母」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就像每天打招呼时一定会说早上好，这种时候的宫城会说的话也是早就决定好了的。类似于快餐店的固定菜单。否定我们是朋友的话语，无法从宫城身上消失。

我倒也没有很拘泥于朋友这个关系，所以被否认也无所谓，就是有点不痛快。

「仙台同学。项链，现在戴着吗？」

这句话也快变成固定菜单的一环了。

宫城经常会来确认我有没有戴着挂坠。

「戴着哦」

「现在，摸一下」

「我自己摸？」

虽说宫城经常单方面的来触碰挂坠，但从没说过要我自己去摸它。所以，我不禁反问了一句。

「对」

「行是行」

因为她的语气过于自然，所以我也自然的遵从了她，但现在已经不是可以命令我的时间了。然而，也没必要拒绝，我便决定听从宫城的话。

隔着作为居家服穿在身上的卫衣，我把手放在了挂坠附近。轻轻抚摸了一下那里便告诉宫城「摸过了」之后，宫城很快就说道。

「是直接触碰的，没有隔着衣服吗？」

「宫城你，不会在我房间装了监控吧？」

「怎么可能啊。话说回来，这不是没好好摸嘛。直接摸啊」

「我在摸了」

将手从宽松舒适的卫衣领口伸进去，直接触碰到了挂坠的链子。房间里很暖和，所以手和链子都没有很凉。我模仿着宫城，用手指在上面慢慢滑动。

无视掉指尖感受到的微弱阻力，抚摸着肌肤与链子的同时向坠子滑去。

虽然不觉得痒，但感觉不像是自己在摸。

总觉得有点冷静不下来，轻轻吐了口气。

「在好好摸吗？」

「都说在摸了」

都怪宫城的声音，让我感觉有点奇怪。

明明是自己的手指，却像是在被宫城抚摸着一样。

有点喘不上气。

指尖所传来的链子形状相当鲜明。

「真的？」

从手机里传来的声音抚摸着我的耳朵，震动着鼓膜。

感觉都能听见宫城的呼吸声了，我便用自己的声音掩盖了过去。

「要我给你拍视频吗？」

「不需要，可以不用摸了」

停下了抚摸着链子的手，宫城便为了阻止我开口一般继续说道。

「仙台同学，我要挂掉了」

「知道了。晚安」

说完，宫城便以小到几乎要被风雨声给盖过去的音量回了句「晚安」。

第九十一话

做了个很久都没做过的梦。

感觉不是很好。

我知道做这个梦的原因是什么。

昨天，在听了宫城的声音之后入睡了。

起因是暑假的最后一天，自第二学期开始已经梦见过很多次相同的梦境了。

具体来说就是，暑假最后一天发生的事完整的在我的梦里重现了。甚至还梦见过现实里并没有出现过的“后续”，虽说今天倒是没到那一步。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好事，不太想做这种梦。

不过，这也难免。

吻了元同班同学，把她的t恤卷上去，直接触碰到肌肤。并且对方也触碰了我，隔着内衣碰到了胸部——。

总不能在做了那种梦之后，还一脸笑嘻嘻的去上学吧。

我叹了一口气。

那时候的感触已经和我拥抱宫城时的感觉一样渐渐淡去了，没想到现在还会做那种梦。

感觉就像是在表明自己想回到那一天，把后续做下去一样让人有点郁闷。不过就算我有那种想法宫城也绝对不会同意吧，即便我的理性比玻璃还要脆弱也做不出那种事。——大概，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只能对自己生闷气。

我拿起作为闹钟替代品的手机看了眼时间。上面显示着再不起床准备去上学就要迟到了的时间，然而我却提不起劲。

真不想，去学校啊。

思考着要不翘课去其他地方逛一下，然后放弃。

要是老师打电话联系家里人就麻烦了。

我打开空调遥控器，从床上爬下来。

「好冷」

用手梳理了一下睡乱了的头发，便开始为上学做准备。

刷牙，穿上制服。

整理下着装，没吃早饭就出了家门。

可以的话，真不想在学校遇见宫城啊。然而，仅限在这种日子里似乎偏偏就会遇到她，脚步沉重了起来。只不过，一旦开始走动就算不情愿也会离学校越来越近，我跨过校门。

也许在去教室的途中会和宫城擦肩而过，但并没有发生那种事。我无事到达了自己的座位。在这种日子里，我打从心底里觉得没有和宫城同班真是太好了。

像平时一样去羽美奈旁边，说着好想要那件杂志上刊登的衣服啊，那个帅气男演员出演的电视剧真无聊啊之类的，毫无意义的对话。

在学校的时候，对话量应该是和宫城在一起时的三倍以上。虽然对电视剧没什么兴趣，但聊衣服和饰品还是很开心的。虽说和羽美奈对衣服的喜好也和不来，但能互相交换各种店铺的新情报倒是挺不错的。

只是今天，没有什么兴致。

结果，依旧在提不起劲的情况下上了两节课，然后拿出了体操服。

自己虽然不算怕冷，但果然不太想上冬天的体育课。

光是要移动到更衣室就够冷的了，更别说还得去体育馆和操场了。但也不能旷课，只能和看上去比我更加没有兴致的羽美奈她们一起走出教室。

走过丝毫没有暖气的走廊之后，进入更衣室。把多余的东西放进柜子里，然后脱掉外套。

身旁的羽美奈则是不停的对体育课发着牢骚。我一边随口附和着，一边解开了衬衫的纽扣。

「叶月。那个，是别人送你的吗？」

就在我快要解开全部纽扣的时候，羽美奈对我说道。

我很快就明白了，那个指的是什么。会让羽美奈认为是别人送我的东西除了挂坠也没别的了。

「在说什么？」

假装没有注意到一般说道。

我并不打算严密的遵守宫城那个『绝对不要被除我以外的人看到』的命令。但是，要是被发现了也很麻烦，所以我一直都有注意避开羽美奈的视线。

余光瞟了一眼身旁，只见羽美奈露出了仿佛小孩子发现新玩具一般的表情。

真的很麻烦。

今天我既没有睡眠不足也没有很疲惫，但还是因为满脑子都想着梦而大意了。

「这个」

羽美奈伸手触碰到了挂坠。

我下意识就想把那只手给推开，然后顿住了。

要是在这里推开她的手也太不自然了。

肯定，会变得更麻烦。

「这肯定是男朋友送的吧」

指尖突然停下来触碰到了链子。

不管是谁的手都没有太大区别，无论是温度还是触感，都和昨天，自己触摸链子时没什么变化。然而，却有种惊人的不适感。虽说至今从未对羽美奈的手有过任何想法，但就是不想被她碰到。

「都说没男朋友了」

轻松说道，然后玩笑般的轻轻拍了下羽美奈的手。诶—，羽美奈便故意发出了一声惊呼然后离开了，我赶紧脱掉衬衫穿上体操服。

「叶月你，不是从没在学校戴过那种东西嘛。真的不是从男朋友那里收到的吗？」

「要是有男朋友的话说不定会收到。但我现在又没男朋友」

「那，是谁送你的？」

「不是别人送的啦。麻理子，你也帮我说几句吧」

我向着正在羽美奈身旁换衣服的麻理子求助道。

「不对，肯定是送的吧。这可是第一次看你在学校戴这种东西，绝对就是那么回事」

什么那么回事啊，在我打算抓住这句吐槽之前，羽美奈便颇有气势的说道。

「果然麻理子也跟我想的一样。说到底，这根本不符合叶月的喜好啊」

「没错没错。我记得，你不太喜欢长链的款式吧」

向麻理子求助是步坏棋啊。现在形式过于不利，还被逼到了难以逆转的状况。她们所说的几乎都是事实，继续找借口只会让情况更加恶化。

我不会在学校戴装饰品，也确实更喜欢短链的款式。现在戴着的挂坠，要不是宫城送的，我绝对不会去戴。

「告诉我们吧。是谁啊？同校的？」

羽美奈扯了下我的体操服。

「啊—真是。这个，是祈愿用的」

脑海中依旧没有浮现出来能让她们接受的话语，便找了个随便的理由。

「祈愿？」

麻理子一脸怀疑的看着我。

「对。为了祈祷自己能合格。要是短链在学校就太显眼了，所以选了个长链的」

「所以，是谁送你的？」

羽美奈带着相当不自然的笑容向我问道。

「是真的啦」

「今天的叶月，找的借口也太草率了」

麻理子说道，羽美奈便接了句「说出来不就好了」。

「比起那些事，再不去上课就要迟到咯」

多少觉得有点麻烦了，我也没否认自己在找借口便走出了更衣室。接着，身后便传来了羽美奈的一句「逃走了」听起来似乎很开心。

我并不讨厌她们两人，只是不太喜欢什么事都扯到男朋友身上。

我隔着体操服摸到了挂坠。

宫城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挂坠呢。

是因为链子的长度在只解开一颗纽扣的时候看不到对她来说正合适吗，还是因为觉得适合我呢。

「体育馆也太冷了。早知道就翘掉了」

羽美奈说着要是被老师听见肯定会生气的话，我放在挂坠上的手也离开了。

我们的关系就仿佛开了线的袖口一般。

在学校寻找着对方的痕迹，互相做着去年不曾做过的事。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我们的关系会在毕业之前暴露给别人。然而，我也不知道在毕业来临之前我们会变成怎样。

我今天不想见宫城。

那个梦让我感觉像是对宫城做了什么坏事一样有点罪恶感，今天的羽美奈她们也让我提不起劲。

然而，仅限这种时候，宫城偏偏会来联系我。

所以，对于在体育课结束之后手机上收到了宫城一如既往的消息这事，我丝毫不觉得惊讶。

第九十二话

宫城的房间，与其说是温暖不如说有点热。

但总比会让人打冷颤的体育课要好得多，我解开了衬衫的第二颗纽扣。

宫城的视线缠上了我的指尖。

还以为会让我再解开一颗的，她却一言不发的端来了麦茶和苏打水。然后，将其放在了摊着参考书和习题集的桌子中间，坐在了我身旁。

没有对我下命令。

宫城她，安静的将视线落在了习题集上。

似乎不打算来触碰挂坠，这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

我今天，不想被宫城触碰。

似乎会和梦中的感觉连接起来，让我有点讨厌。

不过，现在应该只有我会有这种想法，宫城大概不会想那么多。这全都是我的问题和宫城没有关系。

我把梦境从脑海里赶出去，翻了一页参考书。

就算内心很不平静，但表面上却很平静。

喝一口麦茶，拿起笔。

我没有看向参考书而是看了眼身旁，便听见宫城小声说道。

「仙台同学，如果……」

明明是自己先开口的却又突然中断，等了一会也没见她继续说下去。感觉对话的引子在开始聊起来之前就要消失了，实在是让人不太舒服。所以，我便催促般问了句「如果？」，宫城便张开了紧闭的双唇。

「我是说，如果」

「嗯」

「……我和仙台同学考上同一所大学，然后一起上那所大学的话，你想做些什么？」

「嗯—，让我想想」

我托着下巴思考着。

宫城的声音，听起来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

依旧在低头看着参考书，头发挡住了脸颊也看不清她的表情。瞄了眼她手边的笔记，似乎并不像她的声音那么冷静，上面画着各种无意义的线条。

「到时候就一起去吃饭吧」

我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想象，所以只是把想到的事随口说了出来。

要是能去同一所大学的话。

虽说我确实有那种想法，但我却没思考过想和宫城做的事。

我想象不出来，成为大学生之后宫城就会突然变直率，愿意和我一起逛街，一起出去玩的样子。但要是刻意远离我的想象那倒是很容易。

毕竟那种事也不是光靠想象就能实现的，比起只能看到被远离的未来，还是放弃思考比较轻松。

「那要是附近的大学呢？」

虽然不知道机率有多高，但说不定会去考附近大学的宫城不动声色的说着并抬起了头。

「嘛，还是一起吃饭？」

「不都一样嘛。就没别的了吗？」

「又没其他能做的。我倒是想做些吃饭以外的事，但宫城你肯定会以我们不是朋友来拒绝我吧」

宫城会说的话我大致都能猜到。而且，我也猜到了只要我先一步抢走她的台词她就会保持沉默，果然这也被我猜中了。

不出我所料，宫城什么都没说。

我握住了放在桌子上的她的手。

并没有紧紧握住，宫城的手却受到惊吓一般颤抖了一下。但是，仅此而已她并没有生气。

最近总是这样。

虽说依旧在拒绝我吻她，但却会允许我触碰她。当然也有被拒绝的时候，但还是摆出想发牢骚的表情但又什么都不说默默接受的情况更多。就算想问她这是出于什么心境变化她大概也不会回答，所以我也猜不出来。

抚摸着她的指尖，让自己的手指滑入其中。

一旦像这样触碰了宫城，我就会无法满足于手，想要更多的触碰宫城。想知道宫城是否有和我做过相同的梦。

我紧紧握住了宫城的手。

没有被回握。

恰恰相反，她正准备逃走。

「仙台同学，你这样我没法学习了」

「没关系。我也没法学习」

依旧抓着手如此回答道，宫城便露出了不满的表情。

「哪里没关系了啊。……做这种事很好玩吗？」

「意外的挺有意思的」

「我倒是不觉得自己的手握着会有什么意思」

倒是不难理解她想表达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握手会让人觉得开心。即便如此，我也还是想触碰宫城，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

「毕竟有没有意思是我说了算的，我要是在这里握住了宫城以外的手那也太吓人了吧。宫城，小心晚上睡不着哦」

「别说些怪话啊」

宫城的眉间皱了起来，从我的手中逃了出去。然后，带着明显相当厌恶的表情抓住了放在地板上的纸巾盒。

「想握手就握这个吧」

套着鳄鱼皮的盒子被塞到了我的怀里，结果就是我牵起了并不想牵的鳄鱼的手。

鳄鱼那短小的手对于握这个动作来说有点不太合适，与宫城相比却是柔软了许多。虽然没有体温但也不算凉，所以摸起来手感还算不错，只是握它的手也没什么意思。

比我在这个房间待的更久的鳄鱼，大概是被好好珍惜着吧，身上没有任何污渍。虽说经常看到主人粗暴的对待它，却依旧很干净。

比起被无情的对待，真希望她能像这样好好珍惜我啊。

「开心吗？」

看着抱着鳄鱼的我，宫城冷淡的说道。

「也没那么开心吧」

我摸了一下摆着一副比主人更加温柔表情的鳄鱼鼻尖，然后将嘴唇贴在了上面。

没有体温的鳄鱼，与宫城的嘴唇不同就算吻了也没什么意思。想着这要是宫城就好了。可见梦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别做那种事啊」

明明是自己塞过来的鳄鱼，宫城说完又抓住它的尾巴把它夺走了。

「有什么不好的。吻一下鳄鱼而已」

「不好」

「宫城，太冷淡了。我叫你也不肯来」

我拍了下宫城抱在怀里的鳄鱼脑袋，然后喝起麦茶。

在音乐准备室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更详细的说就是在距今一周之前，我又一次在学校叫了宫城去那个地方。然而，她并没有来音乐准备室。

虽然她没有告诉我拒绝的理由，但我能想象出来。

一定是因为，前段时间提出的交换条件太糟了。

会在些奇怪地方特别谨慎的宫城，肯定是在警戒我是否会做出更加过火的事，而不肯过来。

「那件事，之前也已经提过了。不都说了，就算叫我也不会去了吗」

宫城嫌麻烦似的说着。

我和她并不是第一次聊这件事了，所以也能理解她露出这种不耐烦的表情。

「话是这么说，但既然不打算来的话就早点联系我啊」

宫城没来音乐准备室的那天，没过十分钟她就发来了消息，倒是不至于为此埋怨她，我也猜到她大概不会来了。即便如此，我对她的牢骚还是怎么都说不完。

「有提前联系过你了。而且，我也不想被提出交换条件」

宫城说出了我意料之中的回答。

「我觉得自己，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说不定这次就会做了」

「都说不会了」

我不会说自己毫无企图，只是我也不可能去做真的会让宫城反感的事。

只不过，我很清楚就算对她说那种话她也不会信任我。

就算是现在，我也想更多的触碰宫城，想要做那些会让我失去信用的事。然而，再继续减少信用的话说不定就会连这只手都无法触碰了，我抚摸着宫城怀中的鳄鱼脑袋。

「……那你，叫我过去是打算干什么？」

宫城小声说道。

「那倒是没想好。对了。想办法让你叫我名字吧」

即便早已知道回答，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说出了口。

「名字？」

「对。叫我叶月」

「不叫」

「就叫个一次而已嘛」

会被即刻拒绝也是在预料之内，就算加上仅限一次的条件估计也不行。不过只是在嘴上说说的话应该没什么关系，我不抱期待的看着宫城。

对上视线，然后马上移开。

宫城垂着头。

然后，小声说道。

「叶月，我才不会这么叫」

嘛，姑且算叫了。

虽然有点微妙。

也许可以算作被叫了名字。

感觉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恶劣心情被缓和了不少。

我从宫城的怀里把鳄鱼夺走，并握住了她的手。这次，则是被温柔的回握住了。

发表回复

窗体顶端

评论 \*

显示名称 \*

电子邮箱地址 \*

网站地址

 在此浏览器中保存我的显示名称、邮箱地址和网站地址，以便下次评论时使用。

窗体底端



四卷！四月十九号！

* [上一页**我与仙台同学的理所当然**](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2024/03/18/87-89/)

最新

* [我想了解关于宫城的事](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2024/04/06/90-92/)2024年4月6日
* [我与仙台同学的理所当然](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2024/03/18/87-89/)2024年3月18日
* [宫城不会对我说的事](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2024/03/05/84-86/)2024年3月5日
* [仙台同学很任性](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2024/02/25/81-83/)2024年2月25日
* [想和宫城做的事，与宫城想做的事](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2024/02/18/77-80/)2024年2月18日

分类目录

* [WEB](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category/web/)
* [番外](https://shuukurafans.com/index.php/category/ss/)

HOME

* [首页](https://shuukurafans.com/)